

中医理论应走自我发展之路

□ 张启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中医学 理论 发展方向

中医学将如何发展,这是当前中医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广大同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笔者深受启发,藉此机会谈点粗浅认识。

1 中医学有自己理论发展的文明史和科学内核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经过两汉四百年的实践,确立了《伤寒杂病论》时代的辨证论治基本原则;复经两晋到五代七百年的医疗实践,兴起了宋元时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出现了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学术争鸣;后经明清五百多年的实践,温病学说的崛起,医学

各科的成就,使中医理论逐步走向完善成熟。在其史册中,涌现过许多杰出的医药学家和浩瀚的医学典籍,有过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的创造和发明,这已为举国所公认,无可非议。不仅如此,在当今一些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里,也产生了学习、研究、应用中医药的“中医热”。可见,中医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丰富世界医学知识具有重要价值。

世界上其它各民族也多有各自的民族医学,但几已濒于灭亡,而中医学与之相比,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中医学为大众所信仰和爱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历

史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曾多次疯狂扼杀,妄图消灭中医,但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中医学始终屹立于自然科学之林。也有持错误学术观点者,贬中医“不科学”,讥中医“没理论”,冀图在学术上取而代之或引向“废医存药”的歧途,但真理的裁判,证实了此路不通,结果也只得为之妥协认输。几千年来,中医学历经人间沧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为什么呢?一句话,因为它是一门具有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医学科学,而科学是不可战胜的。

中医学,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不是一般的治疗经验,而是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具有科学规律性的总结。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诸如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等基础理论,无不蕴藏着丰富的

* 作者简介 张启文,男,医学硕士,教授、主任医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访问学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研究课题指导专家,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科学原理。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又为其最基本的特点。

我们知道,中医学的整体观念非常重视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所以,中医研究人体是研究人的活体,强调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在运动过程中观察活体的机能变化及其联系规律,而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在静止状态下孤立地研究。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人的生命活动既依赖于大自然而又受制于大自然,进而可以能动地改造大自然。中医学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机体复杂而微妙的内外环境和病理现象,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解释方法,经受了长期实践的检验,确含有其合理的科学内核。

中医理论的这一特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运用多种科学方法加以研究、证实。有的提出中医这种具有整体观念的脏象学说与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观点很相似;有的认为中医关于季节、气候、昼夜、地理环境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密切关系,含有“生物钟”的理论,并被新兴起的医学气象学列为重要研究内容。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经指出,中国这种传统科学的思想复合体,可能会在科学发展面临决定性阶段的时刻,发挥出大于人们所承认的作用。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中医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就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认识、治疗疾病的理论和方法,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首先肯定世间一切疾病都是可以逐步认识 and 治疗的,若“言不可治者”,是因“未得其术”,随着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被认识的。根据“有诸内必形于外”的理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的方法,全面了解病情,按照八纲辨证,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在治疗上,从整体出发,既承认病人个体的特异性,又认识到疾病的阶段性以及疾病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主张因人、因时、因地进行治疗。它具体提出的无病先防、有病早治、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治疗原则,充分体现了论治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具有积极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医学极为可贵的精华。

验之于临床实践,这种理论确实行之有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每于西医断为不治之症或治而无效者,经中医的辨治,却能为之治愈或好转而带病延年。中医理论的这一特长,已为一切不存偏见者所公认。有学者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与控制论中的“不打开黑箱”理论相符,较之西医的解剖学,这是一大长处。中医早在汉代王莽时期已打开过人体内脏的“黑箱”,但启发不大,因为打开了的黑箱已不是原来的黑箱,所以后世也就未再提倡了。

2 中西医结合不能替代中医

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与现代西医相比,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如潮水般涌进我国,那时,医学界有些人曾试图用西医的学术观点来沟通和发展中医学,以谋求中西医的汇通,这就是历史上的“中西汇通派”。但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方法,其结果是适得其反而归于失败。

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医学界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的学术讨论和研究,虽然在临床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没有从基础理论上进行突破,所以两者的“结合”也多流于形式,进展不大。特别在那“十年”里,中西医结合多是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而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反而造成了中西医理论的混乱。这个时期,即便就中医学来说,发展也是很慢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角度来看,主要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如否认中医的科学性,把阴阳、五行、运气学说等基本理论一概判为“迷信”、“糟粕”,从理论上肢解了中医的体系。长期以来,把中医理论完全置于单纯被改造、被说明的地位,似乎中医的一切都是落后的,非得用西医的观点来解释、取代不可。无论对中医的脏腑概念、病症名称,还是方药运用,总想搞个简单的“对号入座”,当付诸临床实践时,则往往对不上号,入不了座,甚至闹出问题,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

有些人对中医的“脏腑”,总觉得是海市蜃楼、虚无缥缈,从而提出种种揣测:中医的“肾气”

是西医的“肾功能”，“脾气”是“消化系统”，“三焦”是“淋巴”、“网膜”等等，结果搞的治丝益棼，使人迷惑不解。殊不知中医的“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生理和病理学的整体概念。至于对中医的“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之类的概念，则更觉无法理解了。然而，中医的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提法，却在海外被一些学者研究证实了它的科学性。

有些人不承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但觉得中医的方药还有些疗效。因此，总想找出“对号”的特效方药。于是，中医的“风温”与西医的“流脑”、“湿温”与“肠伤寒”、“黄疸”与“肝炎”等等，一一被划上了等号。虽有时也可见到疗效，但刻舟求剑、弄巧成拙的例子亦复不少。有的为了寻求中医的特效方药，撇开中药的性味归经和配伍，在实验室里对其化学成分大做文章，以冀找出它的有效成分，结果找出的成分反而无效。如把清热解毒的中药作“抑菌”试验，有的在实验室里显示抗菌“强阳性”，但当用于临床时则抗菌力并不强。而那些所谓“弱阳性”，甚至“不抑菌”的温热药如附子、干姜之类，却在有经验的中医手里通过巧妙的配伍，反而获得“抗菌”的特效。殊不知中医的有效方药，必须在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严格掌握方药的性味归经和配伍规律，才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这种能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若言“不科学”，那么真正的科学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中医与西医虽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都是研究人体的医学科学，各有长短，瑕瑜互见。在具体医疗工作中，两者密切合作、联合治病、提高疗效，是切实可行的。这种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在自然科学中是常见的，应该提倡。至于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统一，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并非某个政治家的旨意或者行政命令所能达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应在也只能在中西医学各自高度自然发展中诞生。因为自然科学，只能通过广大科学工作者和专业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按其内在规律自然地发展。如果在发展中取得两者的结合，那将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假若不能结合，也是自然发展之理，人为地强扭凑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目前，我国医学界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实际也是医学领域三种学术流派，不能相互取代，应长期共存，共同提高。学派之间的争鸣是有好处的，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任意取消它，则是学术上的不民主。事实表明，那种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在科学发展道路上是没有出息的。

3 中医学发展的若干措施

科学必须发展，不能发展的科学就失去了生命力。中医学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并非完美无缺的，同样需要不断地发展提高。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和学术上的偏见，中医理论的发展非常缓慢，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重要。如何发展？笔者以为，根据

中医学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及其理论体系的独特性，鉴于既往的经验、教训和目前的客观现状，中医应该选择走自己理论发展的道路。以下措施，势在必行。

3.1 加紧整理中医文献，完善统一理论体系 中医学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三千多年，历代都遗留了大量的医学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知识宝库。但这些文献大多处于原始而杂乱的状态，各种学说和理论的抵牾矛盾，长期未能统一，其间难免金中有沙、玉中有石。因此，必须组织力量，对现存的中医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阐述。对历代有争议的问题，应就中医论中医，对其精华和糟粕作严格审选，以求逐渐统一，为发展中医理论铺平道路。例如历代研究注释《伤寒论》有稽可考者达五百余家，国内现存典籍近四百种，散见于笔记、刊物等各种文献的有关研究资料不可胜数，这些对于学习研究“伤寒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想逐本研读，困难较大。其实这些著作既有创见发挥，也有世代承袭；既有统一见解，也有分歧观点。如果按照一定的整理方法，博陈取约，抓住重点，选辑整理一套系统的“伤寒学”资料，将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这项工作自是繁杂，但又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重视医籍整理首推宋代，宋政府曾多次征集大批专业人员和物力，整理古典医籍，编著医药方书，对当时的医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

要加强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研读更为重要。早在公元433年刘宋王朝和隋唐时期开创的医学教育中,就把这些经典列为必修课目。近年,在一些发达国家设立的中医和针灸院校,也将其作为必修课,连古人、洋人都深知中医经典内蕴藏着大量的精华。而现在我们中医界自己这种风气却十分淡薄,如在诸多中医学学术会议论文中,中医典籍研究的论文甚少。这种中医不重视中医理论的倾向应当迅速扭转,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3.2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逐步阐发中医理论 我们强调中医理论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并不排斥吸取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是积极提倡引进和运用。因为文化总是在不断地交流的,任何学科都不会孤立地发展。现代西方医学,就是在欧洲古罗马医学停滞徘徊千年之久的基础上,吸取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各项新成果、新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正是受我国古代哲学、天文学、气象学、历法学、地理学、农学、数学、文学、史学等多学科的影响,百川汇流,从而形成东方独特的学术体系。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医在各个历史阶段又与其它学科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哲学,必将会扩大眼界,活跃思路,开创中医理论发展的新局面。

必须指出,我们引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为我所用”,逐步阐明和

发展中医理论。所以,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关系。通过国外中医药工作动态的资料研究发现,当前国外研究中医药的主要倾向是在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新成就的同时,非常注意吸取中医学学术体系的特点,强调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中医中药工作。因此,我们发展中医理论,更应重视中医独特的学术体系,要以中医基本理论为主体,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研究,在阐述其固有的科学内核的同时,增补新的科学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使之趋向完善。若一时还无法阐明论证的,也要慎重对待,可以存疑待考,不可轻率抛弃。换言之,当判断某种理论是“科学”或“不科学”时,都应拿出充分可靠的证据。如果对中医现代化急于求成,甚至撇开中医基本理论,单求名词上的“标新”,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说不清,亦道不明。如有人把中医的“气”悉归于所谓“信息过程”,否定它的物质性,恐不符合中医的基本观点,令人难以信服。

3.3 大力开展临床研究,提高中医学学术水平 中医的理论,归根结蒂还要在临床中求得验证和发展。即使在实验室得出的结果,也必须通过临床的检验。因此,大力开展临床研究,在实践中提高中医学学术水平,是发展中医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中医历来重视临床。古代许多著名医学家之所以对中医学学术的发展有卓越贡献,除了他们博览群书、有较高的理论造诣之外,都特别重视临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汉代名医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理论,就是他在“伤寒”流行之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大量临证的结果。宋代医家庞安常为了便于临床观察,曾在自己家中设置病房,收治病人直至痊愈。可以说,理论脱离实践,就不可能发展;医生脱离临床,其医术就不可能高明。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中医医院和科研机构,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但仍存在基础差、底子薄、技术骨干缺乏、设备简陋的状况。在有些中医机构里,中医自己不能当家作主,长期当“配角”,有的中医接近“失业”的境地。在中医院校里,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临床医师不重视理论,理论教师不上临床;有些学科缺少相应的实习和研究基地,学生只能在黑板上看“伤寒”、看“温病”,而教师也只有书本里搞科研。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中医学学术的发展。

中医要发展,必须具备“用武之地”和“有米之炊”,否则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要为中医的发展与提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保持中医特色,办好各级中医院,使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临床基地。具体的临床研究工作,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国一盘棋,全院一盘棋,确定专题,分工协作。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的科学作风,对各项科研设计、诊断、观察、记录、结论等,力求具备中医的特色和符合临床科研的要求,做到善始善终,有总结、有提高。